



陶菴集

二十二

墓誌

16
2325
22



和
2380
22

和
2325
25-22

陶菴先生集卷四十三目錄



墓誌

參判洪公

禹傳

墓誌

郡守申公

錫華

墓誌

掌令崔公

道文

墓誌

教官宋公

婺源

墓誌

郡守宋公

堯佐

墓誌

校理申公

魯

墓誌

縣監李公

梅臣

墓誌

正郎朱公

宅正

墓誌

陶菴先生集卷四十三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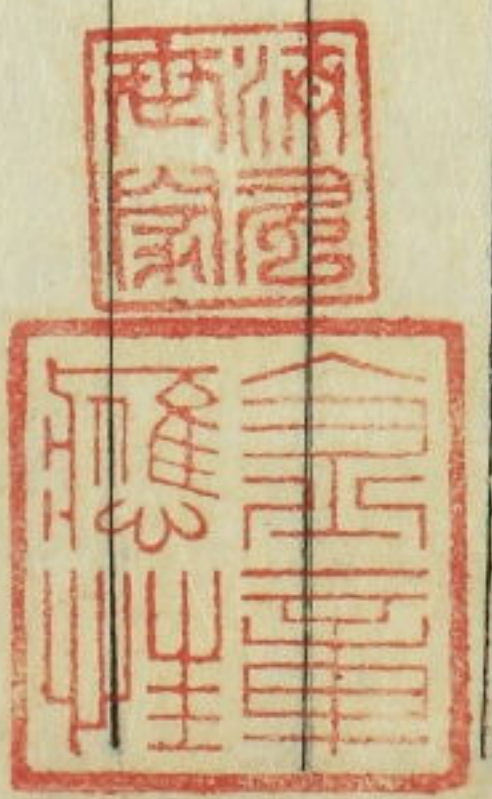
--	--	--	--	--	--	--	--	--	--	--

陶菴先生集卷四十三

墓誌四

參判洪公墓誌

上之三年丁未洪公禹傳以言被譴屏于荒越一歲正月癸酉卒訃至絳爲位哭明日走哭于堂後數日又哭其柩孤啓禱泣請銘曰葬得日矣絳泣曰嗚呼吾尙忍作斯銘也旣而曰公常謂知我莫如子我不爲銘而誰爲公字執中南陽人系出麗太師殷悅其後名公鉅卿史不絕書入本朝友菊齋諱敬孫石壁諱春卿海峰諱命元大顯有諱處溪僉正諱受濟正



郎海峰之子若孫正郎娶恩津宋氏縣監之濂女有五子公序居四叔父諱受晉無嗣於諸姪中最賢公夫人具氏以遺意額于朝取以爲後公貴 贈吏曹參判公以 崇禎癸卯生岐嶷異凡兒纔免懷能識字晚就學文藝驟進尤善辭賦累厄于公車壬午中進士第三尋筮仕 長陵參奉換 慶基殿例陞禮賓寺奉事平市署直長掌樂院主簿移義禁府都事入工曹爲佐郎正郎出監鎮安縣蠲徭役公聽斷十考皆最還拜漢城府判官戶曹佐郎正郎爲咸陽郡守其治一如鎮公少謂一第可拾取年五十七始捷

庭對人比之陳鍾山唱名翼日擬臺省儲望如此未幾以司憲府持平 召上疏論變良役搜隱丁而以振紀綱爲要金百淵昌翁讀之歎曰經濟文字也時肅廟違豫 東宮聽政而三司疏與軍國事猶上關大朝因玉堂劄 上心激惱命并入之 東宮公疏請收還曰 聖候一味沉淹儒臣何嘗謂可以日近書冊日應庶務哉只以聖人志氣無時而衰治心治疾本無二致欲 殿下間賜筵接疏暢湮鬱通上下之情盡節宣之道耳 殿下豈宜顯示訑訑之色逆杜來諫之路導臣僚以婦寺之忠乎願今 元良代

理萬機無滯而殿下乃以付託得人遽欲謝絕外事亦豈我殿下四紀憂勤之意哉公言人所難言而辭意切直一種不逞已煽鼓危言矣拜司諫院正言獻納景廟初年凶人重遇投疏請隆奉私親而遍詆廷紳玉堂有外引嫌而內和附者公舉劾之陞執義太學生尹志述以直言投邊公在告慨然亟詣臺救之卒反汗時陰陽互爭朝象波蕩公遇事敢言不以死生禍福動其心士論咸倚重因山畢陳戒乞亟開講筵用玄宮封閉勞陞通政爲掌隸院判決事兵曹參議參知拜忠清監司以親老褫復爲參

知移大司諫出爲慶尙監司適歲饑至誠調賑民以不死遇統帥驕恣以壞體自咎時事又一變公纔解職羣小積憾公弼夢啓削仕籍公退居全州之龜灣因以自號蒔花種竹日吟哦其中尋以在憲職時疏追摘竄定州翌年移泰仁今上元年宥叙連除工禮參議不赴以判決事還朝旋歸省銓議惜公欲必致之授驪州牧公爲優養赴命未至移諫長入對陳沿路民瘼請遣御史賑窮上爲傾聽九月特除工曹參判是後連貳禮刑兵三曹丙午寫進東朝玉冊陞嘉義同知義禁春秋參刪景廟實錄提舉

槐院籌司前後爲諫長者四公痛凶逆偃息常以懲討爲己任屢登對繼以疏極陳沐浴之義三司之拘細嫌避大論者皆罷之又論崔奎瑞嘗於私親崇奉問議時所對意態回巧又其疏敢自擬於皇朝薛瑄之因曹石用事見幾退去其心迹可惡宜嚴斥絕復言申致雲誣儒賢不可不罪皆不納先是肅考耐太廟羣壬擅命以南九萬尹趾完崔錫鼎得罪先朝者從享于庭輿憤久鬱公唱兩司請亟撤去上不悅公引避又疏列其言愈嚴正仍以輕視羣下獻規聖批切責一告病即遞自是公不復入臺省

矣廟堂薦授水原府使未之官有七月大進退命罷庭請請對諸臣公與焉繼以三臣撤享之論首罪公黜削之公賣京第將盡室南下感疾卒于廣州宮村之寓居以三月二十二日歸葬高山北其先人墓側公長身秀貌器度偉然平居無疾言遽色孝友出天具夫人年八十餘公亦老白首常怡愉其側晨夕服勞如強壯人有不安節頃刻不離夫人愍其衰勸令少休輒於戶外屏氣以俟少間復入一日疾劇公手執藥物疾步而顛仰天請代涕淚承鬚觀者爲之感動大夫人哭公曰吾不死使汝死矣與兄弟析

居而團會殆無虛日所後家田民悉分之諸妹曰吾無此亦足矣一妹蚤死取其幼子育于家修宗契勝日壺觴情愛藹然遠祖僕射墓在晉州失其處公按節時誠心求訪比歸始得之改其築而爲之碣居官不喜爲赫赫皦皦而民悅其寬簡去後多見思事君一以驚慤言議不苟天性和厚而淑慝義利之分則截如也今世士大夫一經斬伐工於身謀大都爲含糊鶻突規模而公則獨能以白首黨論獲過於上真朱子所謂公心直道無所回互者矣彼年少厭厭有泉下氣者得不愧於心乎立朝大致如此其細可

略也公少委禽吾叔祖打愚先生諱翔之門仍受業先生器重之公喜讀書於經傳尤熟晚於朱子書着力雖流離顛沛不肯釋手必日誦數遍夜分乃寢老而好學又可敬也公骯髒無時俗樣不肯馳逐名流杜門却埽淡若寒士是以宦途多在通塞間子弟或以爲言公訶之曰衰晚通籍未十年致位至此於分過矣然時勢益艱險公顧瞻踴踴不樂於朝手書韓文公趨營悼前猛斂退就新懦之句於壁蓋未嘗一日忘歸而不能如其志嗚呼可悲也已公舉四男一女男長啓福有神童稱未冠而死次啓祿出後其仲

父有志行蚤夭次未名夭次啓禧進士女適李淹所
後子曰顯坤銘曰

嶷嶷洪公中確外頡頏初爲吏寬靖以治一吐口氣
殿我南維公在臺省謇謇自持龍血玄黃世運平陂
不懼不撓不激不隨有恤 廟庭彼何人斯臣敢顧
身 肅考之思雖遭斥奔名義昭垂咫尺終南死淚
橫頤湖甸千里桑柘依依何黜不復而以柩歸我最
其行維孝是基愉色先意白頭嬰兒移以事 君一
節無緇我詩匪諛尙徵在茲

郡守申公墓誌

大宗伯汾崖申尙書諱最有八丈夫子其第六曰錫
華字天賚以 顯宗壬子生于汾崖公完營官次丙
寅委禽于吾外王考驪陽文貞閔公之門粹時尚幼
日見公於甥館甚荷撫愛稍長習科程文字就公家
學作詩見公平居無疾言遽色又不設惰慢少交遊
每日靜埽室堂書冊几案整齊有常處兀然端坐讀
書夜以繼晷雖小出入必以書籍自隨溷廁之間咿
唔亦不輟蓋其言以爲寧拙不當近巧惟勤可以補
鈍其視世間機變之術者若將浼焉絳心悅而不敢
忘也後縉僥倖早颺公則低徊蔭路而情好不替有

疑輒相質以絳中歲臥疾愍念存訊甚勤又時遣其二子焉其終始眷眷如此公已卯進士屢爲太學掌議時有李喜鼎者誣詆栗牛沙三先生公率諸生上章痛辨 上批嘉獎乙酉蔭補冰庫別檢序陞長興庫主簿歷司憲府監察戶曹佐郎出爲順安縣令居五載棄歸癸巳由翊衛司翊贊除加平郡守翼年十月三日卒于官舍年僅四十三汾崖之祖曰象村文貞公諱欽象村以上右正言諱曉參贊夷簡公諱瑛皆名人自象村至公第二兄承旨啓華爲四世內翰門戶隆赫世罕其倫而承旨公歿後頌陵替不振公

每謂國俗重科名非決科無以紹復先業雖屢厄公車而勤勵不怠簿書之暇益復攻苦連捷解額人謂朝夕發軔而竟不能遂公雖黽勉祿仕而非其志也然而亦不以官卑而忽之職無大小斤斤致謹其爲邑也慈祥豈弟儒雅爲治聽斷公明疑獄咸歸之雖負者亦自以無冤在順安時設養老宴親下堂而勞之女子之年三十未婚者官給資裝俾不失時每歲春秋行勸課之政士民咸奮作成頗衆又發摘如神盜賊屏息其治惠之在人者如此使公雖不克趾先美而屈於州縣亦駸駸乎漢廷循良之績而又復天

闕之不能大展其才具命之窮矣其於天何公內行篤至其侍大夫人疾血指和藥以進仲府使公第三別提公性嚴有時盛怒子弟莫敢違覆公獨俟其辭氣稍降從容開陳二公亦感悟以禮自律冠昏喪祭必欲一從文公家禮俾子孫遵行勿失焉與季學生公同爨而居者幾十年衣服飲食器用一皆共之一家昏喪貧不自辦者必盡力助之居常口不道黨論而於淑慝之別甚嚴逆宗杭與公爲至親曲意結歡而公則自疎此其行義之可書者也公繼配完山李氏學生始蕃女有二女婿李垂李後祥二男塾學及

女歸李良臣者則吾姨從也塾縣監學有才行蚤死
塾泣請曰知吾父無如兄者願得一言以納諸幽遂
爲之銘曰

汾翁之子象村之後席茲奕世天賦亦厚始昔期公
豈一郡守風雪嘉陵乃歸以柩靈芝三秀胡志未就
豈弟恬簡善不自有知公之行莫如我久支離於世
獨此老醜驪邱之藏同我姨母禮當有誌孝子拜手
予以表哀曷足不朽

掌令崔公墓誌

公諱道文字器甫有諱永奎實金傅王之孫而有功

於水州麗王封隋城伯賜姓崔隋城水之號崔氏仍
爲隋城人曾祖諱宗直 贈參判祖諱楠統制使考
諱擎字府使外祖府使李彥珪公以 肅宗丙辰生
庚寅生員甲午增廣及第承文院權知副正字禮兵
二曹郎司諫院正言司憲府掌令松羅察訪慶尙道
都事三陟府使其內外踐歷也已酉丁母憂公平居
事親孝及是不勝喪以十二月十一日卒年五十四
葬于天安郡北梧根洞公志操敦確壬寅士禍作奉
母歸鄉廬人或勸之仕不應其在臺省也遇事盡職
嘗於筵中力言光佐罪惡不可不誅 上曰此臣頗

朴直 上親幸金吾釋賊森爭之又力前後章奏忼
慨多可觀丁未秋逆黨復闖入當路者倡爲蕩平之
論士大夫多忘義趨利而公獨恥之又還鄉杜門自
靖亂時奔問外不復入朝市惟耕釣以爲養其掌試
於南也至公無私後相臣閔公鎮遠請以此事行會
八路使試士者一如崔某公嘗曰吾父吾祖屢典州
閩而家無美田宅此吾家法也陟多黃腸餘材而公
去官數歲歿而質薄板於市以殮之公少而有文名
尤長於詩晚而獲一第連遭屯難官又不遂知公者
咸惜之然其志業略可見也室青松沈氏撮女男受

復進士婿李恆祚受復三男幼壻之子若曾其婿趙匡宇受復從余遊來乞銘銘曰

世或知公以詩人而不知言議出處之正無愧乎古之君子抱此志節鬱于泉隧詩以哀之永昭厥美

教官宋公墓誌

公諱婺源字景徽尤菴文正先生之曾孫也祖諱基泰同知中樞考諱晦錫通德郎先生每稱其賢曰此吾知己孫也不幸早夭公時年十二先生愍其穉弱強以薑桂則泣不食先生嘗親授小學家禮諸書謂公性直有可望已已禍作先生在耽羅途中遺書命

公名蓋取清陰金先生贈先生詩中語而仍勉以道學又歷叙其邁禍本末曰此事汝不可不知也畏齋李相國端夏在砥峽中公奉母夫人從之夫人之父也己而畏齋卽世先生受後命公孤苦冤酷若不能自保猶能佩服遺訓而不之失焉甲戌更化先生首被伸雪公以世道未盡廓清不肯就公車自是專意家學丙戌上將親祀皇朝二皇帝於禁壇會不豫崔鳴吉之孫錫鼎以首相當攝公倡多士上疏言錫鼎世媚虜人不可使將事上欲慰安錫鼎配公於康津然竟使他相代之士論稱快時同樞公在

永同公將南行使家人奉母夫人以往及宥還結廬以居去同樞公所寓十里日必往來展省同樞公方大耄公躬自採釣以充甘旨餘暇必讀先生遺文於其側及同樞公卒移寓驪江江上丙申斯文是非始大定後二歲除繕工監監役官公以親老強就旋爲微嫌棄去尋除敬寧殿參奉遷濟用監副奉事辛丑之禍卽日棄官入砥峽乙巳丁母夫人憂服闋除童蒙教官旣而時事一變又棄之公方做裝還鄉屬有逆亂城門晝閉士大夫多蒼黃奔竄公嘆曰吾世祿之臣義不可後君臨急有一死耳亂定去之始

肅廟令印先生文集公實尸其役三歲告成庚戌續印經禮問答越二年又修年譜而印布之後又樹先生墓表丙辰十一月一日卒於驪江寓舍年六十明年正月二十九日葬于水原萬義之舞鳳山卽先生墓西麓也公資性剛毅器識沉密望之儼然雖親而不可狎其事母夫人則怡色婉容未嘗少違其志夫人謂諸孫曰汝父幼時文正公稱以孝子吾老而未忘益信其然汝曹但當以汝父爲法也蓋其居致敬疾致憂祭致誠殆無愧於古所謂孝者矣嘗以同樞公遺志遷奉叔高祖典籤公墓又以考妣異葬爲痛

日夜營度分寸哀合晚年始克合祔仍處山下朝夕
哭拜以訖總月人以為難然公之孝實有大於此者
文正先生身任大義而有繼往開來之功東土人士
孰不被罔極之恩而公每於先生諱辰終夕悲泣曰
我輩為人際誰之賜此蓋兼有賢賢親親之義而自
先生文集年譜之出言行滿一國先生之道雖不行
於今而將有待於天下後世是則公至誠發揮之力
也公自以童年付囑之重克念克謹斯須不忘凡有
一言一動以至飲食起居之細必曰得無悖於先訓
否是以流離顛沛備嘗困窶而處之晏然祭養之外

一無所累其心雖官微祿薄而進則必盡其職可去
則去無一分顧戀至於陰陽淑慝之際言議峻厲如
一劍兩段之為快雖死生禍福決於目前而確然有
不可奪者是皆先生壁立遺風可以想見其鬚髯也
顧平生伉直不與人苟合宜其窮厄以終不能展布
其萬一而方今義理晦管人心陷溺使公在者一脉
正論猶足以激礪頹俗天又不假之以年者何也嗚
呼其可哀也已公嘗曰為學當務實行無實而有名
非學也故絕不以學問自居然常謂吾家自有正大
門路何用他求終身講習而服行之默然自修繩墨

甚嚴家內又斬斬有法其著於日見之行者蓋無非學也是豈人之所能知哉公自號曰念修後之知公者當於此觀之也公配金氏判書鎮龜之女沙溪先生五世孫也四男一女述相學相德相季天婿曰士人姜柱立銘曰

四尺之封萬山之原我銘不愧尤翁之孫

郡守宋公墓誌

緯幼從宋公道能游道能纔長余二歲已儼然不可狎玩及長益敬之相與日淡辛丑道能為錦山郡守遇士禍作即日棄去隱於沃州之龍湖歿而仍葬焉

余時竄伏雪嶽下訃至為位而哭之今年春偶過沃州公沒已十有二年矣始訪所謂玩樂齋者去其墳甚近有藏書累百卷山高而水淡清絕幽曩不問可知為道能之所隱也嗚呼方今變故罔極舉世污濁若吾道能者宜其窮厄而死乎此也道能諱堯佐號默翁同春文正先生有孫四人義禁府都事諱炳遠序居三季曰尚州牧使諱炳翼牧使公娶郡守林川趙公景望女生公幼而有器識好讀書都事公卒而無嗣其配李端人掌令迥之女也泣謂牧使公曰亡夫嘗屬意於是子也公遂為其后其事李端人居致

敬病致憂共二妹在側藹然有淡愛李端人甚安之
吾先妣於文正先生爲外孫間自李端人所歸輒道
其孝如此辛巳補 敬寧殿參奉時公年尙少意甚
不樂強出謝尋自免乙酉進士翌年調翊衛司侍直
公已廢舉而爲親老就仕序陞副率冰庫別提遷工
曹佐郎尋移戶曹以親嫌褫由宗簿寺主簿出爲義
城縣令及罷歸五載家食復由司宰監主簿監燕歧
縣遭牧使公喪喪畢除平康縣監不及赴而遷錦山
數月而歸其喪牧使公廬于墓下寒不坯戶暑不揮
扇日再上墓哭哀動傍人啜粥飯素一如古禮仍羸

瘁成疾比自錦歸疾益劇竟以癸卯十月二十日不
起年僅四十六公目有精光罕言笑狀不踰中人而
自然威重子弟不敢仰視閨門斬斬如朝廷遇宗族
故舊情愛篤至無不孚信聞人一善中心喜之達於
色辭見鄙汙者則甚欲唾面於陰陽淑慝之別尤截
然也常言儒者一理不究便不能盡分探索經傳旁
及百家而未嘗聲讀惟潛心玩味有時瞑目竟夕或
秉燭達朝其於性命理氣之際往往不襲前人有所
自得於心而內而不出人鮮有知者獨李仲謙顯益
最相信每與語歎曰公我師也平居端拱默坐而百

陶者先生集卷四十三
事自理其在官亦然義城素號煩劇而目閱耳聽口
授手判迭應而不亂洞開重閣賓客雜臻而終日氣
貌肅靜若無事時其爲政沉思果斷不矜私智不徼
近利民不知其爲惠吏莫測其涯岸故所至皆大治
大抵人之峻潔者規模狹恬雅者才猷短公則有其
美而無其病天分固已過人而其得於學問者亦多
矣余嘗謂人曰臨大事決大議而不動聲色者道能
殆能之聽者或信或不信公性簡貴不苟徇流俗不
喜見貴人雖素相親愛者亦或疑其傲况其餘者乎
由是沉屈下位以終其身士之不容於世固如是也

然文正先生有言曰世間萬事莫如有好子孫若公
可謂不負先生之志者矣使先生有孫若此而不能
少假以年以卒其家學嗚呼是又孰使之然哉公蚤
有高世志好遊名山水嘗築室於瓶泉之上晚年欲
歸老而亦不及焉公文辭簡雅顧不好著述嘗以牧
使公命修先生年譜十年始成明白精密識者謂是
書出而先生之道益光云公配坡平尹氏正郎扶之
女男女各二人男明欽文欽進士壻曰參奉尹得敬
士人閔克烈明欽請余爲銘余衰遲不死閱世既熟
益知公於今不可復得而不能及公在時叩其蘊奧

降者先生集卷四十三
以發蒙茹此尤可恨遂書其感而歸之以告諸幽銘
曰
嗟乎道能不得於人而又不得於天也惟後之人尚
或知之而勿夷其墳也

校理申公墓誌

伯曾諱魯平山人壯節太師崇謙之後國初正言曉
用直言忤旨退而老於西湖之上後三世爲夷簡
公瑛已卯名賢及二世而有象村文貞公欽宣
仁間名臣象村之孫汾崖諱最事顯肅兩朝禮
曹判書提學器度伏一世伯曾其孫也汾崖公有八

丈夫子長諱徵華蚤卒是娶吾叔祖大司憲打愚先
生翔之女無嗣次諱瑞華府使是生伯曾汾崖公命
爲長子子伯曾生五六歲汾崖公膝置之引鏡自照
而喜曰爾極類我伯曾落拓不偶年且五十識者曰
豈有賢如伯曾而長窮者今上元年乙巳擢庭試
第幾名時朝著廓清卽入侍講院爲說書旋隸翰苑
輿望翕然序陞待教奉教兼說書遷司諫院正言兵
曹正郎上親策禁庭諸臣與選錫鹿皮屢除司書
文學司憲府持平預修肅廟實錄出爲京畿都事
還文學尋錄弘文吏曹一爲校理及佐郎兼司書漢

學教授其在史職當三司齊聲討逆也珥筆力陳又
應 旨極論鳳輝首投凶疏動搖 國本秦考錫恒
繼起誣獄危逼 聖躬賊森乃其爪牙耳內結宮禁
外喉鏡虎駭機迭發凶言交煽雖天祐 宗祊禍心
莫售而其迹若泥中之鬪獸此而不誅何以爲國在
臺省疏請亟黜南九萬尹趾完崔錫鼎 廟庭配享
又請嚴懲掖隸之毆打禁吏者又陳貢物良役軍政
之弊幾累百言在講筵言國儲垂罄內庭用度浩汗
願 上體 聖考儉德又言頃年光佐致隆私親之
請此邪怨故轍 上不悅丁未七月時象粹變同討

逆諸臣坐罷戊申逆亂作中外恒攘伯曾奮然即上
疏條陳方略一湖帥被害之後列邑逃竄而賊徒無
分據之事其寡可知令州縣擇吏卒任討捕厚廩料
而明賞罰又亟降曉諭使知脅從罔治咸許歸農則
諸賊自然乖離易致殲滅一忠州湖嶺要衝令牧使
臣在魯察按撫之任許僂宜從事一水原兵馬八千
廣州軍三千一時調發廢農可憂餉道亦大宜歸其
老弱簡精銳各滿千人雷屯亦足以備禦請寢諸道
徵兵之 命時都巡撫吳命恒出征逗雷疏中並及
之且言趙趾彬癡駭一狂童何足委大事趾彬當路

子方按撫兩西 上意其伐異 下嚴教削其職而黜之然所列籌策頗見採時逆晟在塞闔欲藉徵兵西上犯闕不果大臣間爲之伸白久之始放釋又久之還告身伯曾忠愛根性自布衣已然衰晚通籍志氣愈厲聞一政令之失彌日歎咤或廢寢食嘗自誦曰大丈夫當信心直行不可用機巧機巧一生僂害吾正大之氣是以立朝不滿三載數出位言事卒以是顛沛而不顧 上雖知其樸直而亦不能用也嗚呼今之人往往終身喑默坐致高官美職又善候人主意色依倚典忍不欲失之當國勢危急亦似心縮

手坐視以幸其無罪其謀身至巧而於國家何益若伯曾者其一斥不復也宜哉伯曾既絀棲遑城外或屏寓驪江江上時士大夫多不樂京師或勸其賣舍求田則伯曾愀然曰吾世宅于都祿食已三百年矣國存與存國亡與亡吾豈忍捨去若悻悻者然窮居喜看史嘗謂有宋立國規模與我朝略同手抄爲三編於熙豐元祐事尤致意焉擬他日袖進仍語人曰韓魏公以英宗可與有爲之主乃得中書祖宗御批得百餘番以進皆經國長筭英宗一見不覺避座愚非敢自附於昔賢吾 王至明庶幾因是而有所感

悟歟書幾成而伯曾已病矣今之事君者孰肯以伯曾之心爲心哉不得於君而有眷係不忘妄欲以瑣力上回天地之心其爲計若疎而志則大矣是豈可與俗人道哉伯曾之生庚申三月庚申卒於庚戌六月六日以八月十八日葬于驪州安平去府使公墓一里伯曾弟哲聖與以應教與辛丑黨籍死於謫伯曾又擯斥以死士類共悼惜之伯曾娶坡平尹氏持平之翊之女三男一女景顏景閔景雍景閔爲聖與後女歸士人李弘重伯曾孝友篤至府使公疾革出股血書辭以禱于廟聖與之死忽肉顫色勃俄而

訃至諸父皆早世伯曾獨持門戶一家未葬者葬之未嫁者嫁之窮無歸則曰於我乎館遠近親黨常滿室與同飲食見者殆不辨賓主而視其家則屢空也樂善好義曾懷坦夷人有齷齪卑汗者若將唾面雖平生親好見不是輒衆折之恆居不甚拘束言緩而氣和然子弟嚴不敢言於貨色泊如凡有牢騷幽鬱壹洩之於酒揚扞古今風流可觀知舊勉以節飲則曰人生死優休耳雅有鑑識先言人善惡吉凶多中外若闕於事而旁通世務輔之以史學宜若一試於世而亦不能焉大要伯曾器宇寬廣類非今世人物

其何能久於世也余生同歲而月日差後故呼伯曾
爲兄伯曾愛余深景閔泣請曰葬得日矣雖執事儼
然在憂服之中不得執事一言猶不葬余不能辭銘
曰
吁嗟兮伯曾宜不用於今世而百世之後尙或見其
心與

縣監李公墓誌

公諱梅臣字季和延安人其先出自唐中郎將茂入
本朝有樛軒文康公諱石亨始鳴以文至左議政文
忠公月沙諱廷龜吏曹判書文貞公諱明漢禮曹判

書文肅公諱一相仍三世掌文衡司僕寺僉正諱成
朝文肅公之長子而於公爲考配豐壤趙氏進士
贈贊成相鼎之女公生而眉目秀朗氣度俊邁見者
期以遠大八歲而孤就從叔父良庵先生學文行日
進雅性恬靜不喜交遊常居母夫人側務愉悅其心
志餘暇喜讀古文至忘寢食尋邁危疾沉痾多年而
絕不近博奕雜戲俄丁母憂旣除喪見世禍罔極杜
門不出不事科業讀小學心經諸書優欣然樂之好
種杞菊以扁其齋日與兄弟親戚彈琴賦詩以消憂
愁乙巳復應舉中司馬兩試丙午除 順陵參奉戊

申遷 徽陵奉事逆黨有爲僚官者公恥之卽棄去
後數歲復授 明陵參奉移義禁府都事換典設司
別檢序陞通禮院引儀入戶曹爲佐郎出爲三登縣
令旋仍本任移平市署令丁巳爲禮安縣監縣有退
陶遺風招父老立學規各於里閭擇通學術者爲師
使鄉秀子弟日受業朔望咸會試講賞罰以勸懲之
數年之間一境風動成就者多公嘗歎曰嶺以外聲
教未暨亂逆踵出若建立清陰先生書院於花山爲
士林藏修之所則可以敦風化而正趨向矣於是勸
起二三士子共力建祠旋爲凶徒所撤毀公亦以他

事被構捏以至對吏而毅然不以爲悔也庚申二月
遇寒疾以十五日卒于縣衙去其生已已五十二遠
近人士操文來哭者甚衆其治喪也視篋中只有敝
衣數稱弔者咸驚嗟曰居官四載貧儉乃如是耶三
月引歸以五月一日葬于廣州文映山南麓坐庚之
原金淑人先公五年歿至是耐焉公爲人簡潔素尙
風節志氣峻厲而中心樂易自少多疾閒居靜養家
事不嬰於心淨埽一室終日穆然對書及其接人襟
懷夷曠色笑可親然論人淑慝辨事是非一斷以義
理不爲利害禍福所動自以早孤爲至痛出而見長

輩年同僉正公者輒歸家涕泣事伯氏如嚴父隣居日必朝夕起居愍寡姊及叔氏老而貧在官時以廩餘營辦歲制安分守拙不喜夸伐謙遜若無能然有時長嘯以洩其奇氣視世之齷齪近俗者若不可與語博覽強記多識前言往行至於國朝典故亦所諳練爲詩淡雅且有楚騷遺意公無嗣取叔氏男惠輔爲後惠輔來請銘銘曰

文獻之家生此俊姿學問文章何所不爲少嬰沉疾中丁百罹抱此氣槩祗以自奇潦倒下僚夫豈素期晚年儒化止於嶺縣倡義建祠志節可見天不祐善

乃以柩歸一境悲慕多士涕唏有兒式穀何必自生我銘幽堂載揚休聲

正郎朱公墓誌

記余少時嘗竊聽於士友間其論北方人物必先舉朱公宅正問其人何如曰此尤菴門人也先生嘗稱之曰豪傑之士其門下諸賢蓋莫不推重之豈古所謂不見其山見其木者耶歲癸丑之冬其門人文君挺八千里跋涉謁余於寒泉之上泣而言曰吾師不幸遘家難屏廢三十有餘年而歿矣有德無命仁者之所哀苟賜之一言是吾師死而無死也余重其誠

仍叩其所未聞者則復作而曰吾師處於家邦行不可一二舉然孝於親忠於師此其大者也母之喪方老白首哀毀踰禮終不近薑桂其在時一順其意有季女愛之甚而其夫家在永興爲移宅而從之久患脚疾杖而後起未嘗一日廢晨昏之節得一味必手進之家法甚嚴子弟不命之坐不敢坐鄉隣有不義或恐其知之村秀才從學者衆誨之有方挺八事之凡四十年矣未嘗一見其忿厲之氣一聞其鄙俚之語其言曰禮者人之大閑一踰此閑無所不至老而克治益嚴曰血氣衰矣或不如少壯乎其視聲色若

浼家徒四壁而一毫無苟取於人不惟天姿絕異其得於老先生者蓋多先生之謫德源也吾師始從之遊又往拜於華陽之洞受性理羣書先生手書學如不及四字勉之又喜其刻苦曰靜而張而不弛也靜而吾師字也丁卯與同門韓聖輔諸公直先生之誣己巳之禍赴哭于南仍與先生黨籍及先生雪冤復仕于朝以先生卒於六月八日是日涕泣終夕若孝子之慕其親每舉其當時契合之盛尊攘之義以詔稚味往往扼腕太息又好談華陽巖泉之勝屢發於夢寐文巖鄭公嘗書贈先生旨訣一直字佩服以終

降者先生集卷四十三
其世若吾師可謂篤信守死者矣余歎曰北方風氣
質質自老峰振作以來始稍稍知學而公乃其秀者
又得大賢爲之依歸其學正而其守確使斯人不能
少有展布卒窮阨以死者命也然當今世教壞敗師
生之倫或幾乎息矣乃能尊尚所學以善厥身又推
而及於一鄉使後人知師道之重如此非豪傑之材
而能之乎先生於是乎知人而公亦可謂不負先生
矣挺八起拜曰請歸而以是爲誌也朱氏出完山自
南而北世居咸興國初典書仁最著曾祖大乾祖式
孟皆參奉父蔡文科郡守外祖典籍韓汝虎公肅

廟己未明經及第隸成均館自學諭陞至直講禮兵
二曹佐郎於兵復爲正郎外則察訪銀溪道監保寧
利城二縣銀溪人至今誦其清德朝廷嘗欲通西北
人清路公議以公爲首已而不果及廢而家食丈巖
爲方伯延爲教授以矜式蒙士生於辛卯十月十七
日卒於丁未十一月五日墓在同府塘內面向亥之
原室永興朴氏耐男遠濟先歿其一子曰徽錫云銘
曰
尤翁之門蓋多善士其在于北曰惟公爾篤信其學
死而後已

Table with 10 vertical columns, currently blank.

陶菴先生集卷四十四目錄

墓誌

處士曹公一周墓誌

生員柳公畦墓誌

生員金公光白墓誌

處士李公汝松墓誌

進士尹公志浩墓誌

進士申公命觀墓誌

學生朴公泰觀墓誌

學生鄭公彥衡墓誌



進士金公時敘墓誌

姑夫吳公履周墓誌

通德郎金公旋墓誌

學生洪君啓祿墓誌

姨弟申君望墓誌

學生鄭君復河墓誌

學生崔君普樸墓誌

學生趙君弘重墓誌

學生鄭君緝墓誌

俞壻伯翼墓誌

學生徐君命顯墓誌

學生李君英秀墓誌

金秀才彥雄墓誌

沈殤童鳳慶墓誌

孺人南陽洪氏墓誌

淑人驪興閔氏墓誌

岑城府夫人李氏墓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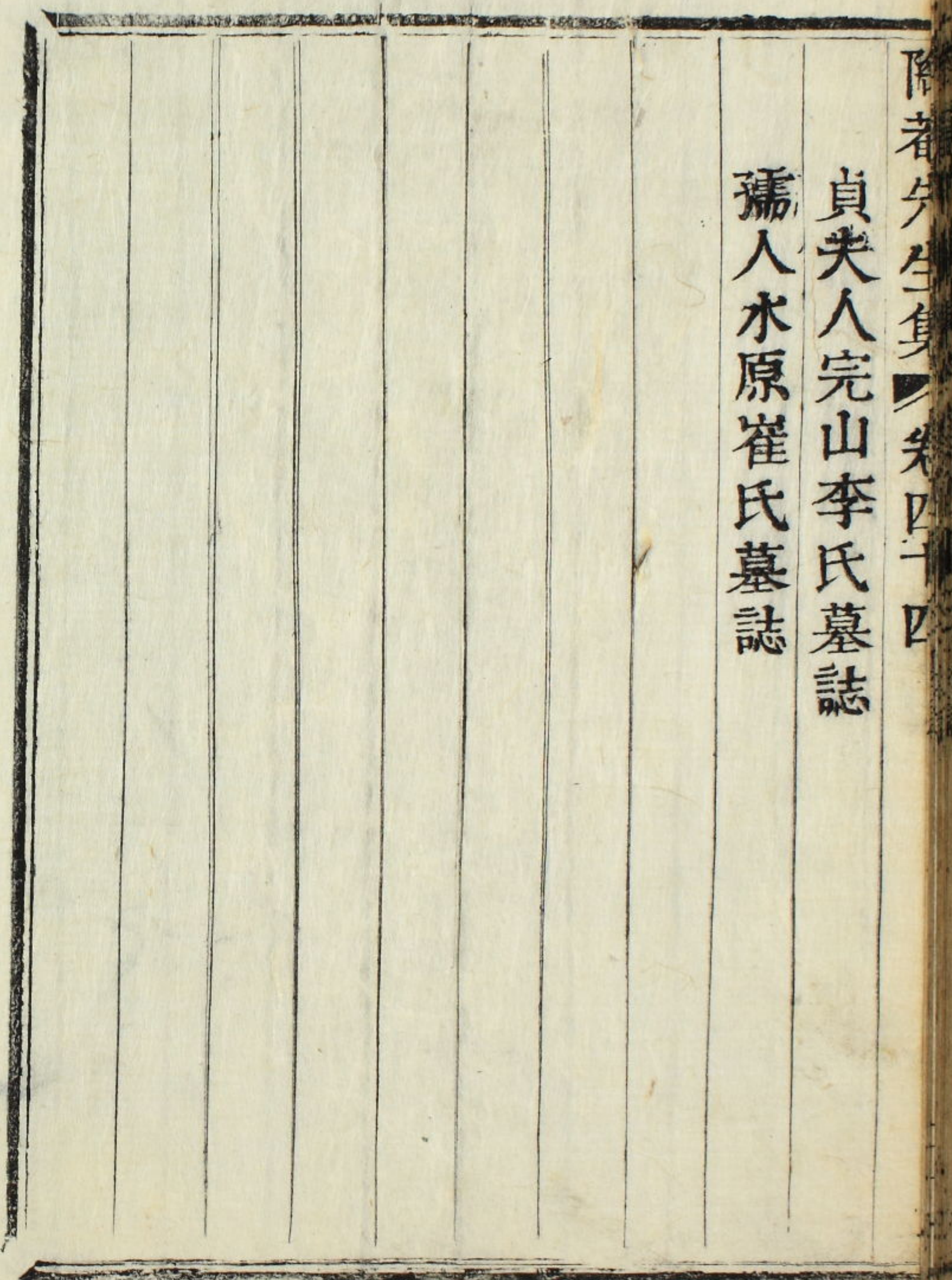
仲舅母貞敬夫人坡平尹氏墓誌

贈貞夫人潘南朴氏墓誌

貞夫人光山金氏墓誌

貞夫人完山李氏墓誌

孺人水原崔氏墓誌



陶菴先生集卷四十四

墓誌五

處士曹公墓誌

處士曹公一周以戊戌十二月二十六日卒于靈巖
之靖閒齋壽七十三宗黨士友皆哭之甚哀既而曰
斯人也有德而無位惟嘗自號以靖閒蓋慕淵明之
風者盍以是識之遂書曰靖閒齋處士曹公之柩葬
于同郡甘洞某向之原孺人恩津宋氏祔始公未弱
冠學于尤菴先生時先生之門四方學者如渴赴河
英才甚衆而先生特於公愛重以其族子之子妻之



其在師門用力刻苦勞極而疾疾十年而猶不自懈
倩人書古昔格言揭之座右朝夕觀省其志學之篤
如此及夫世變罔極先生遇禍時事已不可爲則乃
走入小華山中溪居不出蓋公少日志氣方盛得賢
師以爲依歸不惟名公大人推諉之重公之所自期
者何如而蹇屯歷落卒自託於靖閒之一節其志可
謂悲矣然公平居酒一榼琴一張興至輒命酌作數
弄見之者謂有漉巾無絃之遺趣而此則粗迹也終
身不忍見胡曆家祭用 崇禎年月者卽淵明之心
也公之必欲尙友於數千載之上者其或以此歟先

生身任天下大義雖九死而不悔公之學乃其緒餘
又嘗自誦曰道學節義自是一事今人欲分而貳之
吾不知也讀此語者可知爲先生弟子也公自少酷
好朱子書又熟於退陶所編節要如誦已言平生得
力最多云公字可運昌寧人其先遠自新羅在麗爲
平章者八我朝集賢殿提學尙治昌山君繼殷最著
曾祖麟瑞義禁府都事祖行立僉知中樞府事考敬
輔通仕郎妣昌原俞氏庶尹汝諧之女公婦翁基隆
察訪以上兩世忠顯公時榮習靜公邦祚也公男三
人錫瓌錫珩錫琮皆業其家有聲士友間三女尹天

附錄先生集卷四十四
柱梁夢協林啓憲錫珙及爲全益昌妻者側出也錫
琰使錫琮來曰墓而有誌禮也敢以請余惟公實行
孚於家鄉可書者非一然文巖鄭公濬所爲碣文已
詳之又何贅焉獨於公自號之義感發特溪略叙之
如右豈亦衰世之意歟銘曰
少慕考亭晚悅淵明嘻百世之下誰知此心者

生員柳公墓誌

公諱畦字晦仲文化之柳咸祖高麗大丞車達入本
朝夏亭相公寬以清德聞曾祖諱公亮禮曹參判祖
諱萱縣令號節初考諱謙厚成均進士妣坡平尹氏

直長瑛女公生而眉目炯秀英睿出羣甫七八歲節
初公指庭前碧梧使賦詩公應聲曰直如君子心節
初公驚歎曰此兒必不爲凡流親疾嘗糞及喪哀毀
踰制無何節初公又棄世公毀極幾危仍成痼疾癸
丑中生員公旣失怙恃叔父承旨諱譚厚無子視公
若子公亦事之如父備盡志物之養觀者感歎承旨
公有疾或被酒不卽就寢則侍坐不眠或至達曙雖
年衰疾甚而不少懈承旨公嚴厲於子弟少許可獨
倚公爲重累典郡邑常以公自隨公隨事裨益以至
箱篋之微靡所闕漏公嘗至陝川郡舅氏尹公弼殷

陸菴先生集卷四十四
任所有坐盜軍布當死者公見有老嫗爲其子呼天
訴枉疑其有冤從容白其狀尹公更爲核實其人得
不死其存心愛物如此凡其啓發於承旨公者亦多
類此承旨公清素澹泊爲官不顧家公爲子弟一毫
無私取嘗在三陟府前時官吏多於稅船載器物送
於家公白送東閣一官梅歸後朝夕賞玩及嫁女歸
于宋氏無資裝但以梅盆伴行公旣屢屈於有司不
復求榮進築室於利川之松峴先墓下兄弟同居湛
樂以伯氏主父母祀忌日必具祭需詣其家齋潔助
薦白首孺慕如一日及承旨公捐世結廬喪側以終

三年夫人洪氏之喪亦如之雖無嗣續後事無憾焉
公素不營產到老家事益旁落或勸之仕公意不樂
曰家世守拙干祿不苟豈以窮餓之故而爲忝先之
人哉公少有文望士友傾嚮儕流多顯者而不復與
交獨丈巖鄭公滄臭味與同終始不替鄭公惜其虛
老勸以應舉公以詩謝之公於尤菴先生無契分聞
其被禍草哀辭以寫意其略云先生之生道則與俱
先生之亡大義誰扶竹樹楚山萬古同冤理不終屈
百世以俟其尊賢慕德出於天性而然也又樂善好
義見人有孝於親者雖微賤必極其敬愛嘗以事至

湖南金公萬吉爲方伯於公亦親友也遇於道邀之至官以紙數百卷及錢幣遺之曰可歸而禦窮也公受之盡以印書不持一錢歸金公笑謂公曰室人適我言柳公坐於潔廉至此之窮何不厚資以衣食耶今聞裝書以歸書能救其餓死乎公聞之笑曰餓死自應有分公屢空有時連日不食已卯夏感疾臨命無怛化意呼姪子文甲曰汝其扶我能母可出男子不絕於婦人之手能母者其妾也遂不起四月二十一日也葬於松峴先兆配陽川許氏進士塤女柔順得婦道洪夫人嘗稱之曰此婦心溫妍如錦繡子女

似之則必賢先公十五年年四十三而終與公祔有女子子五人鄭龜河宋達源韓德晉慎儀重李澤其壻也繼室姜氏亦無子側出二男文錫文鐸余自節初公以來實有累世之好鄭氏女以書錄其行屬爲銘余悲其志且哀公之窮力疾而爲之文以遺鄭氏之子槃銘曰

不見尤翁而哀誄先就可知爲丈巖之友終身固窮不苟干祿可謂清士有女乞銘以闡厥幽勿云無子

生員金公墓誌

金公光白景純舊與余善公北方人也余十數年前

始見公於漢師公言論慷慨欲一陳固圉安民之策不果上余見其副本面歎曰如公者可使老死草萊耶歲丁未中生員見余而泣曰亡父有命不敢違也公時年七十三將歸請讀何書余曰公能視乎曰未也能聽乎曰未也然則奈何曰吾目不能視耳不能聽惟吾一箇心不死耳余勸以小學公起而拜曰是吾終身所願行者况重辱君子之教乎在座者目笑之余曰無爾爲也老而好學可敬也後七年癸丑公子益恆等使門人李彭載來曰吾父以去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卒今三月某日穿吾母開城崔氏之墓葬

于同鄉草阜里矣吾父臨死猶慕德不窮不得執事言猶無葬也余受其狀而讀之公爲人慤實精詳好善嫉惡篤於爲學至死不懈嘗築書室于松浦從學者衆其事親以色養報師以心喪以禮教先州里以謙德訓子孫無非得於小學者若公可謂善讀書者也公又嘗自誦曰士之所貴者志節大則一國之元氣小則一邑之元氣余以爲名言公家世出新羅王族移貫豐川至幾代祖軍器少監原始遷于北又數世自德源徙定平又徙于永興曾祖璉佑參奉祖應祥父克鏞大耋嘉善交河趙氏其配也崔氏舉十男

陶菴先生集卷四十四
益恆其長益憲正郎益忱典籍皆文科益熹益懋益
恕益勳皆天餘三子未名而死益惇益慎益恬及爲
金萬載妻者側出公嘗爲和淑二寢郎云銘曰
吾聞小學做人樣子公惟篤信以之終始我銘其幽
以告北土

處士李公墓誌

余僻居寡聞見而喜採訪四方之賢士隨聞輒錄於
龍仁得李處士一人後禍故流離寓於墓下去處士
所居一舍而近蓋知爲好古篤行君子人方信前聞
之不虛也公諱汝松字喬年全義人其先高麗太師

棹入我朝有諱丘直參贊議政府事其後多圭組高
祖諱忠可郡守曾祖諱言恬宣教郎光海將廢母
后公參洪茂績疏自放于龍仁之野子孫仍家焉祖
諱廷選承仕郎少與延陽李公時白同閤相善癸亥
李公以反正事來諷公公辭謝不與焉考諱志仁妣
平山申氏尚顏女公生甫四歲母夫人嘗呵公公對
有不遜父撻而戒之公涕泣自悔不貳其過六歲而
孤哀毀如成人稍長受業於老峰閔相國鼎重老峰
授以牛溪先生所輯爲學之方公敬而讀之專用力
於爲己及老峰卒爲之服心喪暮年老峰子姪連爲

卿相而公一不干候其事母夫人也終夕愉婉於其側未嘗少離荒歲無食公則餌松葉而於甘旨之養無闕也及居憂公年已老猶不脫衰絰素食以終三年日必晨謁祠堂退坐一室靜對經傳於朱子大全二程全書用工最多凡所見解不資講討而多會之於心居常不近燕市之貨大而書冊小而冠帽皆無所接且命身後勿用絹段每歲曆日私用 皇朝年號正月改稱初月曰王正之義何取於今日乎朝廷嘗乞糶虜米米至遍及遠近公不肯受曰寧死義不食也其慷慨如此圃隱先生墓舊無大碑公伯父志

儒請文於尤翁未克刻而遭世禍中輟至甲戌公以院任卒成之嘗揭白鹿洞規於先生書院申明其大義仍習鄉飲酒禮又與洞中長老行呂氏鄉約使小民知有五倫公雖身在草野化亦稍行於鄉井矣尤嚴於賢邪之分洞辨是非不少回避危言屢發於口幾嬰大禍而莫之顧也公白首窮餓而不見戚戚之色顏如渥丹辛亥五月二十二日終享年七十八公資性質慤氣貌剛潔宅心制事一以白直常曰人非聖不可語權爲學潛究實踐貴在自得杜門息交如畏人知雖樂於遯世而未忍忘君民之志論治道則

陶菴先生集卷四十四
曰得人爲要恨兵農之失制曰古道其不可復行耶
丙丁以後歲月寢久人情狃安士大夫冒恥奔走於
金繒珠玉之間而獨能以含冤忍痛四字揭于額上
時俗之見怪固也而使尤翁見之其所嘉歎爲如何
哉余故表而揚之以勵衰俗公葬于縣東雲住山先
壠負良之原配平陽趙氏後公八年而歿而祔有五
男璫瑄瑛瑗孫曰敬天敬聖敬行敬賢銘曰
古所謂一鄉之善士是公儔耶天下之高士子其流
耶且以俟夫後世之知者姑識諸幽

進士尹公墓誌

余友養直歿已三十有四年矣每念之潛然蓋余季
母尹夫人於養直爲姊余從幼識養直養直時已冠
及長而與游養直常弟畜之又從養直習科程文字
養直下筆立就若未有思者每竊歎以爲不可及養
直文辭瞻苑尤長於詞賦及儷年二十五中司馬第
三名人以爲晚咸謂朝夕且第不幸二十八而死母
夫人方在堂聞者益傷之養直考察公卒於忠州
牧任所時養直才十四容色之戚禮節之嚴無異成
人遂菴權公來護喪見之稱歎母夫人嘗戒其過飲
終身不執盃酌隣有宰牛者偶見其殼鯁惻然傷之

不復食其肉與羣從兄弟同開而居親愛甚篤期功之戚必宿外食素一依禮制親黨有窮而遇喪者匍匐而竭其力焉性喜交遊皆一時勝流座中常滿又或步履過從談論亶亶終夕不倦見一善中心喜之稱揚如不及見不善正言折之故人皆愛而憚之及死哭之盡哀余閱世差久求其真實無偽篤於友道者未見有如養直此所以每念潛然者也養直諱志浩漆原人上祖始榮新羅太師我朝直提學碩輔坐直言謫卒選清白吏五傳至郡守諱有吉是生掌令諱遇丁是生觀察公諱嘉績以清德著于世母夫人

白川趙氏都事錫命之女養直娶青松沈氏其父府使澈有一女適生員任迥以弟志溟子敬祖爲後亦蚤死無后嗚呼天不可知也養直葬於衿川牛坡甲寅移窆于沔川監司公墓左志溟泣謂余曰吾兄之墓不可無子言遂不辭而爲之銘曰
孰賦爾才而促其年嗚呼養直奈何乎天

進士申公墓誌

余少從士友聞農巖門下有二申者恨不得一識其面近日始得所謂隱坡詩稿而讀之悼其人之不幸又嘗辱公枉問相見優驩然如舊公隱坡之弟初名

始旭改命觀字用賓隱坡之名曰命鼎始公氣豪不羈稍長能折節爲學農翁之門盛一時才俊公兄弟游其間以文行見推每辨晰義理先生多許之又遍謁當世大人君子以資其博識其進蓋未已也未幾農翁卒後幾年伯又歿公自是離羣索居悒悒無意於世間就公車而非其好也家甚貧能爲母力致甘旨性又好古以禮冠其二子時以匹馬走國中名山水往輒忘歸晚築室於東湖之上愛其地勢清幽種樹栽花日哦詩其中敝袍糲食人不見其憂色余見公時公年垂六十神貌秀朗又溫然可親出言忼慨

絕無塵俗意余喜其少時志氣尙在而且悼其不遇也公二子先從余遊及公見余又有移宅結隣之願余亦心許之昨歲卜得華陰一區而公則不相待矣嗚呼其可悲也已公平山人高麗壯節公崇謙之後曾祖諱埒禮曹佐郎祖諱尙伋考諱緝皆不仕妣南原尹氏生員以進之女 肅廟戊子進士卒於丙辰十二月二十一日年六十三葬于楊州之豐壤從先兆也公之爲學蓋以實踐爲貴又畱心世務非如拘儒曲士者比嘗言今之學者能說心說性又能說天下國家及其莅民則却無一政可觀平居講學將焉

用之又以均田興學爲經世之大者作小益策若干條要之可行於今此亦足以見公所存云公室延日鄭氏其考世賓以孝稱男光壁光斗卽從余遊者一女適韓邦佐光壁將納誌壙中纍然而來涕泣乞文遂作銘以哀之曰
天地之間游氣縕緗得清得醇蓋難其人而醇者不能專爲學問清者乃或發之詩文而不能全其所予之美而又胡使之窮餓以終其身嗚呼吾欲詰之造物者而不可聞

學生朴公墓誌

緯幼從朴公士賓遊公長余二歲公之考南平公於先君子爲內舅余故呼公以叔而公則友之也南平公卒于官公時弱冠扶櫬北歸毀極而疾泣下如血緯迎拜於果川行路嘖嘖曰孝子哉是人公白而長身眉目秀朗蚤畱心學問端莊自持步趨有度望之若不可狎而卽之則溫然可親也曾次夷曠脫落塵累其視天下事無不可爲者所與游多名士頡頏馳騁言議奇偉每論古今人得失國家治亂語纒纒不窮若將舉而措之一世其志氣可謂盛矣旣而濩落無所成名乃喜爲詩凡有無聊不平一發之於吟哦

遍遊東南山水往往忘其歸又或與博徒酒人淋漓
酣嬉而不嫌也其樂善好義出於中心故人無賢愚
皆盡其歡家無甌石而窮者歸之嘗得官糶幾十斛
於南漢城臨歸有親舊告飢者輒盡以與之或曰不
已過乎公笑而不言好施與如此故其取諸人也無
難意人亦不厭其求焉晚與三淵金公昌翁爲知己
嘗訪於雪嶽山中余聞其還叩之則輒欣然出示詩
卷間自誦其一二傑句曰此淵翁所賞也音節慷慨
風流溢發余悲其窮而又喜其志氣不衰也後復過
余而言曰吾病且倦矣方葺屋於三清白蓮峰下偃

仰嘯咏以終吾餘年可乎余曰公少時自待如何今
則一詩人而已耶公愀然曰吾亦悔之也未幾赴者
至嗚呼可哀也已公生於 肅廟戊午卒於己亥二
月九日得年四十有二士大夫莫不嗟傷其親者哭
之尤悲墓于楊州板谷向戌之原公居家恩義甚篤
待婦子如賓事邱嫂如母又撫孤姪如己出昏嫁不
失其時庶母死於癘躬自斂殯庶母之子又得奇疾
至誠救藥卒復爲人以至僕隸之賤懷其德意飢不
能去三淵嘗評公曰人病其虛我貴其虛人以爲名
言而若公實行之美世或不能盡知也公所爲詩三

淵編之命曰凝齋稿友人李一源秉淵捐俸鉸木以
行于世公潘南人諱泰觀士賓字也南平公諱世標
僉樞 贈吏曹判書諱濠之子觀察使南郭諱東說
之孫其配咸平李氏公凡再娶全州李氏參奉讓錫
之女有子弼胤寧越辛氏縣監泰東之女一女爲士
人趙重傑妻余素悲公者遂爲之銘曰
胡然而生胡然而歸吾徒爲子悲歛此奇氣戢之一
邱噫其勿夷之

學生鄭公墓誌

鄭君彥衡年四十八乙巳四月一日死其翁直長道

東葬之于清州木瓜洞後幾年乞銘於三州李緯曰
我先出東萊府尹慶業 贈承旨樞僉樞 贈參判
台考我三世驪興閔就重我婦翁也兒生而秀朗三
歲解做韓濩書六歲綴小詩自學語已知敬長客至
能拜跪迎送觀者異之長而多病不能肆力爲學而
持已雅潔不苟取不妄交遊吾闈於生事使兒幹蠱
兒服田力穡以食我出而得一味則忘其口以供我
往往爲嬰兒戲以娛我吾夫婦老且窮而不知有憂
兄弟之子吾所愛者尤愛之吾之女早寡館于側而
瞻之食其實行如此又泣曰吾夫婦每朔朝坐堂上

受諸子諸婦拜兒頎然爲首肅恭拜庭而退自兒之死吾不忍復爲此事矣緯面歎曰善哉公家法之正也處今世而行古道公固賢矣不有賢子弟又惡能成之余素知公性直類非愛而辟者宜乎人不間於其言也君配安東權氏慈之女五男屋增埜墜基增埜出後人君字聖任云銘曰

行在已命在天君如彼何謂君後必昌大其信然耶

進士金公墓誌

歸來亭爲幸之甲區金君彝叔就其傍葺屋而居之與吾仲父歸樂公別墅相望余自幼少時數往來湖

上以是與彝叔熟壬寅禍作彝叔屢造余廬語時事輒忼憤失涕余携家入東峽彝叔病不能來別及歸彝叔先一歲死矣彝叔諱時叙其先安東人近世參判尙寯參贊光煜仍父子貴顯歸來亭卽參贊公所築參贊之弟曰光煒縣令縣令兩子義州府尹壽翼敦寧都正壽一參贊取其季子之以都正公仲子爲府尹公後者縣監諱盛大於君爲考妣坡平尹氏軍資監正峽女君少遊族父農巖先生之門三淵翁講易於雪嶽山中君又往從之金氏皆業詩君晚治詞賦四十一始中進士第五名是冬太學生以直言戮

附錄先生集卷四十四
死君歎曰尚可以應舉乎哉杜門斷人事琴詠自適
君篤於內行七歲尹淑人卒哭擗如成人奉繼母無
違志少弟數破產衣食與共之又善事姊姊曰我子
亦不過也姊嘗寓湖鄉不見一年亟往馳省君素病
肥子弟諫則曰姊老矣吾豈畏疾不往比還疾遂劇
生於辛酉三月廿八日歿於甲辰正月五日葬楊州
瓦孔里坐丁之原先兆也室恩津宋氏父曰縣監彝
錫男顯行勉行謹行善行女爲李東秘安杓妻季幼
君與人無畦畛遇事或盛氣與辯而中實樂易有窮
急愍見于色必匍匐救之一家有吉凶多倚君以辨

君周知事物尤長於通變知君者皆以幹局許之卒
不能一施惜哉余自喪仲父不忍過湖亭爲哭彝叔
僅一至焉余年未半百而死生悲樂之代乎前者若
此久不死而觀此世者當何如也嗚呼可哀也已勉
行來乞銘銘曰

質而敏孰予其有窮而夭又將誰咎嗟嗟彝叔尚熹
厥後

姑夫吳公墓誌

公諱履周字季直考曰陽谷忠貞公諱斗寅妣曰貞
敬夫人尚州黃氏其配孺人李氏吾祖考右議政諱

降者先生集卷四十四
翻之季女 崇禎後甲子歲爲忠貞公周甲公以降
最少又酷肖忠貞公愛之甚儕友咸作詩志喜議政
公亦與焉居六歲忠貞公受禍公已知哀慕終身
不衣綵不與人讌集每諱日號慟如始喪孺人少公
三歲亦以議政公周甲之翼年生翼年議政公卒及
長擇對歸于公始余七八歲忠貞公爲其季女與吾
祖考約婚兩家禍故之後始委禽焉及見公童年英
發在黃夫人側怡愉如也事諸兄極敬謹退聽於親
黨皆曰吳氏有人洎公入吾門而公姊已先逝矣黃
夫人見吾姑則泣曰一何婉順似吾女又嘗撫公及

孺人而謂余曰此吾佳兒佳婦未亡人亡亦何恨甲
申黃夫人卒公過毀吐血往往而劇竟以己丑三月
二十二日不起後十年孺人又卒嗚呼可哀也已公
文藝夙成十六發解以違格黜于會圍端重溫雅持
身若處子所交多知名士孺人亦爲之供具無倦色
公羣居不狎笑誠意潛孚性又子諒不喜言人過失
以故死而親友皆哭之哀孺人之卒則以七月一日
穿公墓而耐陽城天德之麓去忠貞公墓近二女長
適士人李養重季公卒乃生未及嫁四兄晉周明仲
以其幼子範大嗣方幾歲公嘗待余以兄余呼公爲

隋書先生集卷四十四
叔情則莫逆也仲氏都尉公屬以壙誌余悲甚不能
文今都尉墓木已拱昨年明仲又死矣自始至今未
四十年而人事變嬗無窮獨余在而余亦衰甚于人
世何如也遂收涕而爲之叙如此其氏出世德具在
忠貞公大碑不復詳云

通德郎金公墓誌

重汝於余爲通家子自童卯已識面比余流落泉谷
去重汝所居僅十數里余嘗賢素隱翁眞實爲已不
求人知每見重汝勸以力紹家學不幸重汝舍余而
先矣今於幽堂之誌余何忍辭公諱碇重汝其字慶

州之金咸祖敬順王本朝有雞林君稱佐 太祖開
國官贊成諡齊肅高祖諱元立在昏朝以章甫抗言
明母子義後由文科進通政府使曾祖諱敏敷工曹
正郎祖諱載顯都承旨以清白聞考諱性豪隱居求
志拜敦寧參奉不就用大臣薦擬 世子諮議卽所
謂素隱翁者也妣清州韓氏僉正志遠女公貌豐而
氣揚質厚而志潔幼時儼如老成知申公奇愛之性
聰穎看書一經眼終身不忘晚愈嗜學焚膏繼晷手
不釋卷以至經史百家靡不該貫其爲文多積博發
下筆立數百言滔滔若不能窮也長於詞賦往往有

幽玄餘韻不諧時好屢發解而終不利爲人忼慨好抵掌談時事於陰陽淑慝之分截如也事兩親無違志家本清貧而力農以爲養韓恭人病風痺就醫漢師生事益凋落而公日夜經紀滫瀡無闕或在他所遇一旨甘輒袖而供之尤盡誠於爲先之事先墓在帶方後孫有壓葬者公貫馬往省告官而掘去之他皆類此以宗族淪替不振慨然以成就自任築室於葛川舊址扁以潛齋聚徒其中隨才授業嚴立課程常曰天若假我以年吾宗後生其庶乎余又忝叨忠烈溪谷山長勸起鄉秀逐月講學亦倚公爲重戊午

正月十五日卒于書齋臨絕精神不亂徧召諸少年勉以毋廢講事麾婦人使出澡潔正席而逝年四十八葬于龍仁甫羅山坐坤之原公凡四娶俱無子取從祖兄礪之子樂善爲後一女適吳瓚烏川鄭氏出完山之李亦有一女未字重汝嘗屬余以素隱翁狀德之文今又爲重汝作誌真韓愈氏所謂觀久不死而居此世者何如也系之以銘銘曰

有泌葛川碩人之邁人去川空鄉里興嗟有子不忝其賢如何嗜書成癖浸淫百家博洽之藝人未或過存心樂育至死靡他布衣憂世慷慨悲歌使其見用

風節匪夸歛之一邱命也其那故人作銘永世不磨

學生洪君墓誌

洪君啓祿斯百行大司諫諱禹傳之子大諫公二兄諱禹天有隱德其配懷川黃氏同中樞世楨之女無子取君子之君時七歲已能愛長而又能敬二父皆曰孝哉乙未黃夫人卒戊戌考又卒君侍疾致憂居喪致哀窮鄉無親黨躬執絞衾一一中禮人以爲難日必晨謁享祀必以誠壬寅士禍大諫公大歸全州之龜灣君爲治屋宇雜植花竹條理井井不以勞大諫公也明年大諫公竄定州君觸冰雪走數千里以

左右之雖流離顛沛不弛其洞屬又明年南遷詩山詩山去龜灣近君往來其間卒遘疾五月十一日死於龜灣去其生乙亥三十室豐川任氏士元女舉三男皆夭孺人善事舅姑疾且死強起端拱若拜訣狀聞者傷之繼配全義李宇煥女有一女君溫雅慈詳與人樂易每羣從兄弟會君不在則不樂也才又敏果通達事務詞翰亦精緻而意不屑也嘗讀石潭翁擊蒙要訣曰是做人樣子不識此書幾枉了一生自是奮發有進於書恥口讀欲以身體驗常舉似呂東萊變化法取四書循環熟讀見弟看老莊戒之曰毋

好雜書以分精力其知識如此使天假以年其成就詎可量也嗚呼可惜也已君吾叔祖打愚先生諱翔之外孫大諫公又視余以忘年余是以愛君深啓禱將改葬君於高山之鐸峙旣行錄一通且泣曰吾兄重兄文得尺牘必藏棄不得兄一言猶不葬余悲之遂爲之叙余旣銘君兩世矣氏貫世德不復詳云銘曰

而行謹而才敏而年之不引嗟乎斯百嗟乎斯百
姨弟申君墓誌

君諱學字元固平山人嘉平郡守諱錫華之子禮曹

判書汾崖諱最之孫妣閔氏其考驪陽府院君諱維重其外祖同春文正先生也汾崖公有弟曰暹冰庫別檢有至行早歿凡三子其次子處華平壤庶尹出後其叔父諱景而又無子取君子之君以肅廟庚辰四月十一日生卒于今上乙巳八月十八日年僅二十六嗚呼何其短也君爲人清明豪爽肌膚玉雪眉目疎朗天分甚高才調又絕人而賦命險疊七歲喪閔夫人十五歲喪郡守公三年內庶尹公又卒君自幼誠孝篤至其在初喪哀動傍人毀極而猶不減及長慨然讀書必欲大有成就以昌厥門人之見

者莫不以遠大期之而不幸爲家私俗務所澆汨不能一意爲學撫念身世常自嗟惋始庶尹公移宅近郡守公之第曰欲令汝兄弟相依也未幾兩家俱貧甚不能保其舊居君自是要依婦家然必擇本宗室堂靜處以奉家廟會辛壬士禍起善類殆盡殲君淡懷冤憤不樂在京君之婦翁金公相元卜居原州君盡室以從之君自省事來諸父無在者以舅氏趾齋兄弟德業名世愛慕淡至事之如父及趾齋公歿其子翼沫士衛遇沫士元寓驪州驪與原接壤君往來源源不知行役之爲勞以余淡入麟峽每欲來從而

竟未能也君性好書以古道爲必可行又甚愛古禮以其家禮節之從先者多疎謬一一釐正生子必告祠堂出入亦必告四時不廢正祭又必夫婦親之雖流離顛沛之中而未嘗或闕焉居數年朝廷更化仲舅丹巖公拜相金公亦拜松都畱守君就醫入城蓋君喪威憂患積有所傷又其狷潔故少含容果決故無濡忍病源實在於是余嘗贈君一寬字君亦云對證之藥而已不可爲矣病中嘗獨吟曰斯人也而有斯疾命矣夫如是者屢聞者悲之君二十五歲鬚白髮四十二莖越一年死君有子女各二人君歿後皆

天一何酷哉金孺人寢疾七年竟不起本生兄埜以其第二子景岳爲後君葬于驪州孝地庶尹公墓側士元爲君狀其行余採其言爲文以納于幽余與士元君所好者或可以慰君地下之悲否銘曰
吁嗟乎元固有志有才而獨無祿吁嗟乎元固

學生鄭君墓誌

水曹鄭公於余爲母外弟嘗屬余曰吾四子季也最秀且能敬信長者言可教願子之終幸之余敬諾未幾遭罹禍故走伏雪岳下一日公馳書以告曰吾兒年二十一以癸卯正月廿七日死矣子旣不及教之

能使之不朽否吾老且死其亟圖之余爲之一慟按狀君名復河聖再其字幼而嶷然不戲弄及長事親孝又友于兄貨財無私蓄與人遊簡默自持中實謙恭言議不詭隨少多病晚乃就學日孜孜詞翰驟進水曹公卜築堤峽君喜其靜僻杜門讀書嘗攻舉子業及三兄益河擢第則喜曰此足以持門矣我有我家學蓋松江文清相公與栗牛二賢善是君五世祖曾祖進善諱養處士諱普衍以節行氣槩師友尤菴先生君蓋將益奮勵以克紹厥聲而不幸蚤夭豈所謂氣清而數局者耶嗚呼惜哉水曹公名洵延日人

附錄先生集卷四十四
其配沈氏青陽君義謙之後君之婦市南俞公榮之
曾孫有一女水曹公葬君於堤之月林去進善處士
公墓近又虛其上曰我死且葬此余嘗見君童年秀
穎心固已奇之及得水曹公命益往來于心不忘矣
其行美志篤如此使之追遊於窮寂之濱講論諸老
先生之書得以相長則庶孟子所謂一樂者而天不
我遺豈亦余之窮歟余不文不足以重君姑叙此以
自悲且以塞水曹公之悲云

學生崔君墓誌

同知中樞崔公邦彥尤門高弟余少時及見之蓋清

明愷悌人也其從子曰戶曹正郎守迪君其子也諱
普懔字士兢完山人烟村德之之後性質慤無華聰
明不能過人而勤篤則至於書讀尚書看宋朝名臣
言行錄十數年不曾釋手故精熟無比於他書不喜
泛博而專心致知如此及從余遊始受小學大學諸
書以爲己立志方循序而上其進未可量也不幸邁
癘以癸丑六月二十四日卒年三十一方君病時兄
普悅先死君與君之子同時臥痛子又死妻金氏抱
屍槌胷氣盡而死君之母夫人李氏自寓所得病還
入又不起四喪相續父勸令乍避則曰親殯在此我

將焉適抵死不聽終守柩側作書囑父母遽入翌曉
如廁昏仆移時乃甦自知必死指揮僮僕區處家事
急買板材以至斂具如幘握之屬亦親檢裁縫顧謂
其姪女曰俟我入木始可通訃於父所蓋慮其父之
入救也翌日乃逝人家喪禍未有如君之慘酷者而
乃能於哀遑之中死生之際處事從容無一錯亂其
精力固有大過人者誠愛惻怛之情有足以感鬼神
動天地而卒不見祐於天夭闕至此此何理也嗚呼
悲夫以其年八月同金氏葬於高陽滿月山北麓坐
艮原有一女適士人朴某正郎公在時屬余爲文不

忍負逝者且哀君之不幸以誌納諸幽銘曰

孝悌忠信維神所勞降福斯禍胡舛其報篤實之學
類古專門使永厥年成就可言氣清數局終古伊然
我作斯銘用壽其傳

學生趙君墓誌

君平壤人初名呂重及從余遊余改之曰弘重字伯
勝考諱光遠祖諱炫曾祖諱壽益皆不仕承政院都
承旨諱廷芝其五世祖也妣坡平尹氏司憲府監察
徵女君以 肅宗丙戌生幼而凋儻有大志稍長喜
讀六韜諸書語及壬辰丙子之亂未嘗不慷慨扼腕

每遇可設陣處輒歎世無良將常以雪恥爲心中年
違危疾就醫門治療無功自求軒岐諸書讀之製藥
服之乃瘳其於天文地理律呂星曆之法靡不涉獵
多有自得之妙已而取小學讀之歎曰幾乎枉了一
生聖人門路本自平正外此皆雜技耳君以早孤爲
至痛恆曰願得賢師事之如父得良友事之如兄及
從余學余素拙於他事都不通曉知君識博才高而
未曾一叩其所蘊遂成幽明之恨嗚呼痛哉君嘗從
容請益余手書程子語知性善以忠信爲本此先立
其大者十四字贈之曰此知行之大者君銘佩不失

癸丑五月遇癘疾纔退熱正襟危坐而誦之是夕卒
時二十五日也年僅二十八君內行甚篤其事祖母
甘旨之奉必先於母祖母問其由泣而對曰此亡父
之志也母亦歎曰吾賢子也敬事其姊每事必咨決
孝友之行如此餘可略也余奇君之才哀君之志遂
採於鄉隣之言以爲誌系以銘曰
天生英才埋沒草萊使不得少展其志行而又年之
不永嗚呼伯勝

學生鄭君墓誌

鄭君錡字義仲圃隱先生十二代孫有雋才不幸蚤

陶菴先生集卷四十四
死余哭之甚悲記余嘗寓黃驪之峽義仲與其宗人
士賓觀濟來請業棲于南菴菴去寓舍十里晨夕往
來無倦色余心嘉之時義仲年十九頎然而長爲人
沉慤寡言笑旣而余遇禍故歸葬龍仁之寒泉龍仁
義仲鄉也自是義仲來往益數輒與士賓俱讀小學
大學諸書講討亶亶窮晝夜不厭士賓精敏義仲勤
篤方進而未已也嘗論朋友朴實頭做工夫者輒舉
義仲未幾士賓丁憂義仲又貧不能自力間習舉子
文未能如向來游從之盛嗚呼義仲何遽死也君死
而士賓亦病不能數相見見則如見君焉吾輩從遊

未十年而死生盛衰之不可常已如是耶甚可悲也
君居家有至行父甚愛之旣冠猶抱弄君愈益恭父
嘗病暑君自沐取涼以親其膚自幼至長身體無一
點毀傷及死父哭之曰吾作事每自思得無累我賢
子今則已矣余聞而益悲之其賢可知也君死於甲
寅正月三日年僅二十五三月某日葬于圃翁墓西
南某坐之原君父名繼楷外祖安東權重載君娶密
陽朴昌震女有一男生未周歲云士賓以義仲父命
請銘銘曰

無念爾祖余嘗勉汝胡不大爾門而從于九原

俞婿伯翼墓誌

俞相國拓基有四丈夫子君其長也諱彥欽字伯翼年十五而冠黎湖朴公弼周升賓階而祝之仍以是冬委禽于吾門蓋君幼少時閱君翼沫一見於咸悅公宅言其動止有常可知爲有心人余雅信其言遂許以昏君持已退遜被服寒素遇之者不知爲卿相家兒嘗從余讀書同學諸生多遠方來者君於其間善爲應接無一毫驕矜色故無賢愚老幼咸得其歡心尤篤於內行事父母有淡愛平居戰兢自持惟恐一言一事之失或貽親憂見人之傷損肌膚者則必

爲之大憾愛諸弟甚自在孩提得一味未忍獨食隨事警砭出於至誠相國素敦睦其在藩府遠近窮族歸之如家各滿其望而還無不稱誦以爲子弟亦善遇之云咸悅公於君爲從叔父君愍其老而失子其侍疾衣不解帶朝夕嘗藥以進咸悅公感其誠懇稱歎不已君本少科宦情及中辛酉生員決意廢舉自是欲專心爲學翼年除宣陵參奉君爲黽勉祿仕計及就職潔於享祀嚴於禁伐旣勤且廉不以官微而少忽非理聚斂一切革罷村民相戒不敢入山取柴陵卒頌其惠余聞而嘉之曰一命之士存心

陽春先生集卷四十四
愛物吾於此君見之一日過余余語之曰昔沙溪先生有昌陵去思碑無徒學此事也此翁法門甚好外若混俗內實自修遂成宗儒古之濂翁亦一揆矣君笑而不辭蓋君恬雅謹飭其中確而有守姿質固已近道余嘗許之以善信之中若假之以年使其奮迅直前猛下工夫成就豈可量哉且其處事周詳縝密盛水不漏其在相國之側內而箱篋外而樞筥晨昏之助居多設令浮沉於吏事利澤所及必不止於一州一郡而已有志有才都不克少究其業乃以癸亥十月八日卒得年僅三十一吾女生一男名雷雄

未育遂無子及君卒毀不成喪小祥後一月亦從而死焉同葬于鐵原芝蕙洞 贈議政公墓下從君意也始君之疾友生勉以安心養病君曰雖當死生之際豈至動心乎及疾革家人環泣於左右而言笑自如少無怙化意果如其言顧語諄諄亦無不當理嗚呼是可以知君平日之所存矣孟子所謂三樂者君幸有其一而不能全其二尤可惜也君杞溪人清州牧使 贈領議政諱命岳大司憲 贈左贊成諱徹相國以上兩世也相國夫人平山申氏判官 贈執義思遠之女其祖曰左參贊忠景公諱鉉是爲誌系

之以銘銘曰

嗚呼伯翼何志之長何命之短數有通局理無盈滿
惟歸骨於山之足校孝心兮不永歎

學生徐君墓誌

徐參贊汝思有才子名命顯字士純者年二十而夭
死汝思於余雅有累世同閉之好一日過余涕泣言
曰兒幼而頭角嶄然稍長白皙美風儀姿性沉凝儼
若老成在親側言色和婉叱咤不及婢使終日恂恂
如未有能言而若對會心人揚抗古今上下言議媿
媿不知倦餘年來久居要劇賓客盈門而兒獨塊處

一室不窺戶外地吏胥亦有不識其面者被服寒素
出門無驪馬絕無綺紈習氣世之聲色貨利一切不
入於心獨嗜圖籍法書金石鐫刻頗有歐九集古遺
意尤好篆籀深探妙奧間有吟咏風韻甚高又設小
幃肄射曰士亦不可不知此其多藝如此而顧亦不
屑也人有勸之以功令之文者輒笑曰士子先務只
此而已耶志氣傑然高出流俗蓋將以古人自期而
惜乎其不假以年使不得究其志業嗚呼可哀也已
余爲之面歎曰才不才各言其子况其若彼乎天生
英才若不偶然而遽又奪之余實爲天下惜才豈獨

君一家之不幸也汝思又刻君遺墨余偶得以寓目焉筆勢遒麗殆逼古之名家卽此而可見君絕人之一端也君以甲辰十一月二十九日生於參贊公古今島謫舍死於癸亥十月二十日葬於燕歧新院里甲坐之原參贊公名宗伋汝思其字達城尉景霄之曾孫直長 贈參判諱晉履之孫主簿 贈判書文澤之第六子其配新昌孟氏大司諫萬澤女君委禽於俞相國拓基之門相國每稱以遠大器及君死哭之曰吾不敢復相人矣生一女不育相國之子彥欽伯翼吾壻也每爲余道君才氣出羣謂將早晚從學

不幸與伯翼先後死矣余雖未及一見君而哀其志旣爲伯翼銘其墓又作君銘不惟哀君且以塞參贊公之悲也銘曰

煌煌靈芝一年三秀余獨胡爲有志未就君所喜誦中散之詩由今以觀似若自悲以此銘君重以哀之文成而未及納幽參贊公遣其族弟宗海來曰亡子之婦俞氏年二十四不幸又以某月某日死矣婦入吾門八年未嘗一違吾夫婦之意凡所謂女功者無一不能兒旣亡婦以吾之故日日強食而實則鹽醬不入口期以身下從而舅姑則不知也

願追記其大略同時燔藏余聞而益悲之吾女隨伯翼而死吾嘗誌伯翼而悲甚未忍并爲之文今孺人之死不得不少識于下非徒悲孺人所以悲吾女也噫

學生李君墓誌

完山李君英源從余遊一日涕泣言曰吾弟名英秀字君實以乙未四月八日生年十七娶清州韓德驥之女未匝期以壬子六月十五日卒于西湖甥館得年僅十八自幼孝友出天其侍母疾能色憂暫時不離側又竟夜不寐外祖守約齋金公碩勛異之曰安

有四歲兒如此者嘗於祖母申淑人歸寧時隨往得佳果不食問之則曰將歸遺父母淑人之弟命謙令其子姪起拜曰汝輩宜學此兒十一歲受學于守約公通貫經史文辭大進出語輒驚人未及一赴舉而人以早達期之嘗往拜宗文屏山相公公大奇之曰吾宗有人矣疾革父兄往見之則強起問母氏安否時旱甚歎曰民將盡劉矣因不復言死而無子女取英源第二子爲後葬于驪州活臺先塋側是其生卒言行之大略也李氏出世宗別子密城君瑗至七世祖諱克綱始離宗籍文科僉正以其孫白江相國

贈者先生集卷四十四
敬輿推恩 贈贊成曾祖諱世澤翊衛司司禦祖諱
聖彥工曹佐郎父通德郎道祥是其世系也英源又
泣曰弟婦韓聰敏識事理性孝順以父母無他子不
得歸夫家以未亡自處毀極而猶不滅後其夫十一
年癸亥終年僅三十孺人臨絕謂其父曰夫子久欲
遊於寒泉之門而不能如其志死必不瞑矣若得先
生一言庶可慰長逝者心而此又不能無以藉手而
歸見耳余老病久廢筆研於此文蓋久諾而未能也
傷死者之志遂書此以歸之

金秀才墓誌

金君顯雄謁余於寒泉之上曰吾父使顯雄有請也
顯雄之弟彥雄者生二十有六年而死鄉黨咸曰惜
哉是子也蓋其資質甚美温厚慈恕不失言不妄動
自幼時已然心中少雜念作事有條理性又孝以父
善病每侍寢潛候喉息以占其安否憫其母勤勞或
代爲井臼之役辛亥闔門遘癘晝夜扶持一如庾袞
故事而於季父奇疾尤盡誠焉讀書務究極其旨而
尤好觀禮書恥爲舉子業是蓋不欲爲貴人而欲爲
好人者而有志未就不幸短命死矣嗚呼父之於子
慈愛出於天豈有才不才之可言而其才也故望之

愈淡望之淡故慟之尤至况凡人之情孰不願爲之有室而亦不能如其願非敢從古也爲貧也此又爲父者之恨也苟得當世大人君子之一言使後世知渠之有生有死也則或可以少塞吾悲者敢以請余哀其言爲之叙次以歸之俾識于壙君生於辛卯二月二十日死於丙辰四月二十八日其先出新羅王子興光曾祖諱華俊持平祖諱胄萬僉樞以孝 贈承旨父名樹余不曾識面而蓋以行誼聞云君葬于古阜濱洞異向之原去其家若干步銘曰
苗而不秀命也如之何泉老作詩其不朽也耶

沈殤童墓誌

沈進士重夏世號爲通儒且有至行不幸蚤死士友咸悼惜之其子鳳慶君死時纔五歲稍長通小大學詩傳論孟諸書尤長於史學宿儒莫能難人謂沈君不死又不幸年十七未冠而死時辛亥十二月七日也其季父重周季文舊從余遊泣示其所作行錄一通余受而讀之童子名大欽鳳慶其小字性仁孝幼而出遊得梨棗輒懷歸供之祖母及母而後入口見人寒思解衣衣之間哭者必怛然改容以至草木蟲雀之微亦不忍傷害之同隊有衣服華鮮者並立而

不恥凡世俗一切利欲無足以累其心者蓋將發憤力學而遽已死矣臨死曰吾生不記先君面貌今可得歸侍矣母在傍而泣顧謂曰善事吾祖母也兒誠不孝願母無念又謂季文曰人生天地間不欲與草木同腐孰謂虛度十七歲光陰無聞而死耶是可悲也余竊詳童子有志有行天之生之若不偶然而又奪之速何也昔邢居實弱冠而死其藉手泉下者惟秋風三疊爾然是特一小技耳設令童子能之何足貴也夫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童子能不失焉孝者百行之本而童子又有之今之所謂成

人蓋未必然况以童子而已能知無聞之爲可愧彼老而不死者當如何也童子雖不及成人而其言行如此以孔子所以處汪錡者處之則其欲勿殤也宜哉季文起謝曰得君子一言可以不朽此死者之願也遂錄而納諸幽童子之祖曰益熙曾祖曰梯參奉以學行名高祖曰之漢承旨沔川朴載泰其外祖云

孺人南陽洪氏墓誌

崇禎丁丑之難虜陷江都舟村申公曩妻孺人洪氏與其姑韓端人同時立懂時孺人之舅濠梁公諱翊隆以翊衛司官扈 嬪宮入江都孺人以 嬪宮命

陶菴先生集卷四十四
入行宮西樓呂參判爾徵夫人以端人親屬與焉孺人以正月二十五日自決俄而賊焚西樓灰燼之中形骸不辨孺人與呂公夫人僅成龔斂各殯于島之山麓亂定後二家就質于金文敬諸賢遂遷奉于楊根郡北水青里向已原而同塋異穴子孫并展兩墓俱不敢附左蓋變禮之大者也然虛葬君子以爲非禮而猶或爲之况此則又有別焉固不可不謂之葬葬而誌禮也又其兩墓相似之間尤惡得無誌此舟村曾孫大來所以屬緯爲文者也謹按南陽之洪出自高麗太師殷悅我 成宗朝有佐理功臣左議政

應於孺人爲八世祖曾祖諱德壽郡守祖諱思敷判
決事考諱履一牧使外祖具希參孺人以 萬曆庚
申生天姿溫柔至行過人順於父母友於兄弟克慎
於禮教平居寡言笑雖於臧獲亦不以拂言戾色加
焉年十七歸于舟村實壯節公崇謙之後濠梁公之
兄翊亮號象峰世世尙氣節至于舟村公尤菴先生
嘗以 大明天地崇禎日月八字書贈之苟非孺人
身不汗腥羶隨烈焰而騰空則烏足以配其義哉士
君子平日讀書談道義所期非不遠且大而一朝臨
死生不能決以至苟免而失身者視孺人能不愧乎

陽春先生集卷四十四

嗚呼烈哉銘曰
曰有奇士舟村卽是青邱一隅蹈海之地尤老手墨
煌煌八字不有烈婦舍命取義刑家之化於何可識
我銘厥行百世仰止

淑人驪興閔氏墓誌

淑人姓閔系出驪興江原道觀察使 贈議政府領
議政諱光勳之季女三兄大司憲著重老峰文忠公
鼎重屯村文貞公維重皆爲名人淑人年十六歸于
豐山洪萬衡叔平實永安尉諱柱元 穆陵王女貞
明公主之第二子也洪公早捷高科官至弘文校理

老峰每歎叔平真是神仙中人雖其生長綺紈而清
高絕俗被服器用一如寒士淑人克體其志常慕古
人荆釵布裙之義公恆加敬重焉淑人一味洞屬罔
或弛惰公清羸抱痾最苦咳嗽淑人當嚴匝坐於寢
房之外竊識其劇歇通宵不交一睫及以未亡人自
處手自績綿以供祭祀雖至親之間絕不示窘乏之
色 仁顯聖后於諸姪中早失所恃淑人鞠養之勤
逮至正位 中壺所以承奉之道無異本第 后亦
待之如生我書札絡繹賜予優蕃 肅廟御製 聖
后行狀中養於洪氏姑者指淑人也吾先妣於淑人

實爲叔姪間知己晚而有身臨媿依淑人以為歸粹
之生也淑人親視乳哺至于百日推燥去濕不以委
人吾先妣常語此事曰汝之始生非我姑母何以鞠
育淑人於親黨曲盡恩愛多類此卒于丙戌十二月
二日享年七十四葬于坡州泉峴吳向之原淑人舉
二男長重模進士郡守次重楷進士牧使郡守無嗣
取重楷次男允輔爲子重楷男良輔 贈吏曹參判
允輔進士今爲密陽府使良輔男昌漢文科方任全
羅道觀察使章漢有文行允輔男紀漢維漢進士紳
漢淑人肅哲端貞少而事舅姑盡其道日必早起理

家事井井有度以校理公宅兆欠吉年逾七耄而爲
營遷窆躬至山下事役大小罔不親自經紀人以為
難淑人識見過人憂牧使公孤而失學使之從學于
老峰老峰時居忠州割慈遠送勉其業而不以飲食
居處爲念老年爲門戶慮使曾孫昌漢學於緯以至
成立論其達識雖讀書男子莫能及緯以先妣命每
月必一拜淑人言笑琅然情愛歎洽于今四十年間
人事之變殆不可勝言今昌漢將納幽誌屬余爲文
略爲叙次如右系以銘銘曰

昔拜夫人氣貌溫恭精爽之緊類吾外翁周南盛際

陶菴先生集卷四十四
有歌肅雝鳳凰鳴矣于彼梧桐何沁園之繁華若飄
忽於夢中維庚申吾以降寔夫人之幷幪惟恩斯而
勤斯與顧復而同功昔婉變之曾孫今湖臬之觀風
屬小子以銘幽昭厥美于無窮

岑城府夫人李氏墓誌

達城府院君徐公宗悌卒既九年遷其墓於利川之
標橋岑城府夫人李氏後公二十年卒用陰陽拘忌
葬于別崗越二年庚申五月十七日又改卜長湍龍
頭里艮坐之原夫人始從公而耐其孫仁修等請繹
爲誌以納于壙其文曰岑城古牛峰之號高麗侍中

公靖肇見于譜我朝參判淳錄清白緝執義執義
生世銘洗馬己卯名賢歷二世有諱騫縣令贈判
書是生通德郎諱師昌夫人之考也妣義城金氏將
仕郎圭女思齋正國之後夫人資性柔婉年十四遭
金夫人憂能幹當家事饋奠之節滫瀡之養靡不盡
誠宗黨稱其孝十七歸徐氏事舅姑如事父母非有
故未嘗適私寢一念洞屬夙夜匪懈於娣姒妯娌之
間情愛欵洽而育孤姪如己子雖婢僕之賤未嘗加
以聲色今上在潛邸中宮殿下膺德選將入宮
夫人送之曰婦人之道溫順恭儉而已及上卽位

公 贈府院君夫人亦錫號岑城府夫人徐氏本清素夫人手自紡績以為生往往不免艱窘而終無戚戚意及是祿位高身亦老而益自兢懼常戒子孫以驕侈以親家陵替為祖先助其祭具終身不衰夫人每以 儲位久曠為憂及聞 東宮誕降歡欣頌祝若忘其沉痾私自語曰國有磐石之安夫復何憂寤寐吟嚶皆此語也卒於戊午十二月八日壽七十九上下教傷悼恩庀特優愍其貧也始夫人之孫德修罹誣獄而死闔門幾不保夫人泣血茹痛十數年如一日及夫人卒 上為之悲憐其意特伸德修之冤

是蓋 中宮殿下至誠純孝有以感格 天心而我聖上德意隆厚洽於死生夫人之目於是乎瞑矣府院君世系及子孫已載于原誌茲不復詳云

仲舅母貞敬夫人坡平尹氏墓誌

貞敬夫人坡平尹氏議政府左議政諱趾善之女原任左議政閔公鎮遠之配驪陽府院君 贈領議政文貞公諱維重之婦也祖吏曹判書諱絳外祖府使贈參判諱恕直提學南陽洪宗祿之子夫人以 崇禎壬寅生十七歸議政公受封自淑夫人至貞敬辛亥四月三十日卒于子亨洙利川縣衙凡六男一女

昌洙生員教官亨洙文科正言通洙生員壯元參奉
三男夭女適正言李周鎮百順及女爲李興重妻者
昌洙出百祥百興百增百甲亨洙出百善通洙出長
房季女二房三女三房四女俱未笄李婿三男一女
亦幼夫人以某月某甲葬于原州蛇浦坐艮之原去
文貞公墓隔江十里而近昌洙請誌於其外兄李緯
曰吾母素不喜婦人狀誄文字曰閨內事人誰信者
此遺志也然惟家禮圖式不敢闕緯遂叙次如右旣
而曰緯從幼事夫人久夫人之德之美蓋不可勝書
矣自外人觀之其安富尊榮可謂極矣而夫人歆然

不自有行年七十奉尊姑若幼婦下至飲食紡績之
事靡不自親莅之恭而儉敏而勤此婦德之大者其
終不可書耶昌洙泣而言曰昌洙不肖亦非敢昧此
也吾母嘗語不肖等曰吾先妣洪夫人實有懿德吾
外氏不幸絕嗣先妣尸其祀而凡厥臧獲田土一任
羣姊妹取用外裔往往割賣而亦不問也吾季父判
書公早失怙恃先妣至誠撫育及其長而有子又鞠
其子如子吾家素清儉朝夕稱貸而口不道貧字婢
使雖有過不以惡言罵詈其德性如此而吾兄弟皆
蚤死諸姪又稚弱將泯泯而無傳此吾所大傷者吾

誠萬萬不及先妣而以汝曹之故死後或有過實文字則是吾未能乎母而得之乎子吾敢自安乎昌洙用是兢兢焉不敢失墜也絳歎曰賢矣哉夫人絳嘗謂近世福履之盛未有若夫人者而夫人溫惠之德有以致之於夫人而見天道也今而後又知夫人之德有自來也若夫人亦可謂孝不衰於父母者矣於是并錄其語以納諸幽而洪夫人言行則繁而不殺欲以慰夫人孝思於泉下於夫人略而不敢盡者亦恐傷夫人之謙德皆所以體孝子之心云爾

贈貞夫人潘南朴氏墓誌

觀察使李公夫人潘南朴氏以 肅宗丙寅十一月一日卒於其父世樟寧越官次年二十二無育已亥觀察公拜廣州府尹夫人從 贈貞夫人葬於公州豬洞已向之原去觀察公墓十餘里觀察公嗣子牧使秀輔將納誌於壙中請余爲文泣而言曰不肖六歲失母七歲以夫人爲母夫人拊育篤至觀者殆不知爲異顏也十歲夫人又見背顧稚昧甚不能識夫人德美之萬一惟性度端惠所聞於先子者如此其言甚悲而夫人之賢自見矣寧越公歷官司憲府掌令其父祖曰通德郎瀏吉州牧使東望其配曰慶州

陶菴先生集卷四十四
金氏冲菴先生淨之後縣令震賢之女觀察公韓山人諱萬稷平安道觀察使泰淵之子也秀輔母曰東萊鄭氏其季秀得參奉後夫人光州金氏出也銘曰維端與惠婦道之貞曰吾有受用表厥瑩有子若此何必自生

貞夫人光山金氏墓誌

貞夫人光山金氏者觀察使李公萬稷之配也考曰益秣繕工監奉事其曾祖僉知殷輝於沙溪先生爲仲父舅曰平安道觀察使泰淵牧隱先生之後觀察公連喪二夫人自夫人入門始成家計供祭祀接賓

客咸得其宜子秀輔元配出時甫十餘歲夫人拊愛如已出觀察公有蓄妾憚公嚴有欲言而不敢言者夫人曲爲之導達與諸姪同居數十年一無間言周恤必先及於窮困罵詈未嘗加於婢僕觀察公晚年所歷皆雄州大府而儉約自持不以私累官者實夫人內助之力多焉夫人常謂子孫曰前人皆當夫子貧約之日又不幸早世吾忍獨享其榮耶二夫人亡日每食素致齊其慈仁如此夫人素有鑑識往往先事而中觀察公有疑事或問而決之見子孫論人長短輒不喜曰過譽人者未必不過毀人爾曹慎之壬

附者先生集卷四十四
寅觀察公自南漢罷歸時士禍大起夫人蹙然曰國
事可知願速死使夫子葬我也既而如其言夫人生
於乙巳正月十日歿於癸卯三月十八日後五年觀
察公卒其葬去夫人墓僅十武夫人男秀得參奉二
女婿府使洪晉猷士人慎必遇秀輔二男思重思弘
思重參奉思弘爲秀得後秀輔方爲尙州牧使秀得
來乞幽堂之銘銘曰
嗟嗟觀察治績卓殊非惟身率閭助是須方舟泳游
言念厥初履榮若驚儉德不孤賢達之言莫曰非夫
我秉彤筆式貢幽墟

貞夫人完山李氏墓誌

貞夫人完山李氏者兵馬節度使鄭公德徵之室也
系出 世宗別子臨瀛大君璆考厚根以孝蚤死妣
原州元氏夫之考縣監周翰圃隱先生九世孫也夫
人姿性婉嫕年二十二歸節度公公時未顯家素貧
夫人夙夜作女工以備衣服手鋤蔬菜躬調羹湯以
奉舅姑夫之庶母無子其疾也夫人左右救護久而
無怠色性不妒事無專制節度公甚敬之仁愛惻怛
急於賙恤見人飢寒甚者輒爲之泣下客至供餉豐
潔以是宗黨歸之如家嘗鄉居歲凶賊徒方夜突入

夫人陽呼曰窓外流矢聲從何來賊即駭散倉卒應變人以為智節度公既貴子纘述亦專閫夫人猶手執紡績如少時又不喜時樣被服儉素已酉閏七月十二日卒年七十四時節度公在嶺營及解歸偃歸臥故里老年風致可觀而夫人不及知矣二男二女纘述其長訓練都正出后其伯父次纘志尹燦李益謙其婿纘述無嗣取族子鍵子之女適李益和李吉儒纘志男曰鑄婿曰宋端尹燦子在慶在度在厚婿趙挺淳李益謙子基鼎婿申琇洪蓋國鍵男女皆幼冠者翼濟云銘曰

少而親井曰老而光棨戟兮既恭且慈宜天之餉爾福兮我銘厥美以著柶則兮

孺人水原崔氏墓誌

孺人姓崔氏自新羅敬順王子永奎始籍水原有諱世雄文科參判於孺人爲高祖曾祖諱渫監察祖諱慎卿考諱弘耆孺人以甲申生幼而有孝行戊申歸于參奉鄭纘憲實圃隱先生之幾世孫也孺人善女紅一夜裁成一襲衣生長富厚而舅家貧甚或至屢空孺人處之晏如親家資送之財不以私蓄奉養大姑及舅姑務盡誠敬又嚴敕婢使切勿以夫家事言

人以是兩家絕無煩言父母年高鍾愛未忍離舅家亦任其往來省覲居無何丁父憂哀毀踰節疾隨而劇癸亥四月八日卒年僅四十始權葬本家先山後壬申移卜龍仁器谷負癸之原生一男一女男鎮女適士人尹光台鎮男觀濟興濟謙濟健濟順濟尹婿子塗睦塾採孺人卒時鎮甫六歲及長參奉公詔之曰汝母事我十年一未見拂我意者孺人之得此於君子可知其賢也今其嗣續之蕃衍如此亦豈非孺人餘慶之所發也鎮使觀濟來請幽堂之誌撮其狀中語以歸之

